

科學社會主義

的

歷史來源

Karl Kautsky 著

桂 秋 譯

上 海

滬復書局印行

1 9 3 0

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來源

著
譯

者
者

者
桂

Karl Kautsky

秋

1930 1 出版

1 — 2000



版權所有



實價每冊大洋四角五分

目 錄

譯 者 序

1. 引 言

2.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綜合

3. 馬克思與昂格思

4. 德, 法, 英三國思想之綜合

5. 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

6. 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7. 附錄 馬克思對科學上的貢獻

譯 者 序

—

“每一種新的學說，雖然有經濟的事實為他的根本基礎，但是他還必需與現在的哲學思想緊相連繫。”

我們從恩格斯簡短的這一段話中，能夠深切

的了解到：第一，某種學說的產生，不是憑空由天上墜下來的，而是有經濟基礎的。第二，某種學說的創立，也不是簡單的隨着經濟事實而突然發生的，他是根據着一般的哲學，科學思想的發展而演進得來的。

社會主義的思想，溯源於古希臘時代，到現在已有兩千餘年的歷史了。雖說在初期的社會主義，只是些建設在腦子裏的幻影，甚至有時竟完全是宗教式的冥想；但是隨着生活的要求，科學的發達，他也已經發展，擴大，漸的漸變成實際的有力的爭鬥學說，建設在科學與革命的根基之上了。

社會主義到現在已發展到極點。它已經不是單純的空想，簡單的概念。它已經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了一切真實的實際，正確的分析了現代社會的結構，明顯的指出一般的社會發展的規律。在經濟，政治，哲學，與科學思想的綜合中，創立了統一的整個的宇宙觀。

社會主義發展到這種程度，不只是在社會思想史上形成一個新的階段，並且在人類史上，也標明了一個新的時期。在千百萬的勞動者面前，已顯現着偉大的前途；英勇的鬥爭者也已經拿這種神聖的科學，作為他們的武器，以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他們的鬥爭標幟。

自然，社會主義發展到現在的度，是有現代經濟力的高度發展與科學的偉大發明作其基礎。

但是，經濟發展的本身，並沒有創造了解釋經濟的理論；自然科學規律的成立，不能夠死板的，不變的應用到社會現象中去。因此，經濟科學，社會科學的創立，或更深言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綜合的統一宇宙觀之創立，這更是一件艱難偉大而尚待解決的工作，只有偉大的天才者能夠彌補科學上這一大空白，只有偉大的天才者能夠執行這偉大的歷史任務。

是的，歷史的演進，社會的發展，創造了偉大

的天才者。 同時也只有偉大的天才者才能夠抓住歷史，認識歷史，更進而推動歷史，創造歷史。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的偉大意義，也就在於此。

二

馬克思一生的歷史，是醉心和輾轉於十八、九世紀一般的哲學，經濟，政治思想的研究之中。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宇宙觀之成立，是在歐洲反動時期開始以前的五十年代。因此，研究這一時期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過程，這的確是最重要而且最有趣味的事。因為馬克思的生活史與其社會哲學研究史，恰恰的代表着科學社會思想的發展史。本書的作者考茨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像馬克思這樣，他的生活能夠很清楚的表現出我們的運動來。”俄國的大馬克思主義者

聖亞讚諾夫也這樣說：“在十九世紀的歷史上，我們很難以找到像馬克思這樣的人，他以他自己的行爲，自己科學的創造，決定了許多國家中許多種族人民的行動與思想。”

對於我們要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知識的人，研究馬克思的生活，行動，及其哲學思想流變的過程，或者更具有重大的實際意義。

三

卡爾·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德國工業最發展的萊茵省的一城市巨里。他生來就是個特異而且情感甚重的青年。他父親是個受過教育，自由思想的律師。因為他是在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的空氣中生長起來，並且因為他很早就感受了法國啓蒙派的哲學思想，所以形成他愛自由的癖性。因此打破了對他的理性發展的

一切障礙。

最初他是唯心論者，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他是充滿着康德與菲希時的精神。

一八三五年馬克思入了大學，次年又轉入柏林大學，研究法律，歷史，哲學。當時主要能夠影響他的學者是：法學的歷史學派的代表薩維尼，著名的黑格爾學派的法學者漢斯，以及邏輯學教授黑格爾的學生哈布萊爾。馬克思的父親未死(1838)以前，對於馬克思也有很多的幫助，并教他專攻法律。

當四十年代的開始，當他在過大學生活的時節，馬克思和他的同輩一樣，同是黑格爾派，也就是說都是黑格爾唯心哲學的信徒。他參加了黑格爾派的左翼，即所謂少年黑格爾派。

因此，馬克思的自覺的生活與其理智的發展，是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或更確切些說，是在三十年代之末期。

在這一個時期，德國的學生運動正是風起雲湧。這種運動的作用，自然也不過是形成當時黑暗的反動的普魯士皇帝菲赫姆三世的反對派而已。此種一般的學生的覺醒，在馬克思看來，自然還是落後，少年馬克思於是就不得不離開這一隊伍，而另闢自己的新路。

馬克思青年時代所受到的一切智識，對於他後來的研究有極大的裨益。此時馬克思就開始精心研究各種科學的基礎智識，以為更進一步發展自己新學說的準備。在大學時代，他就已經這樣開始了。他領受了薩維尼、漢斯以及當時一切教授的觀點，以推動當時的科學。最初只是對於薩維尼與漢斯的觀點懷疑，到後來則確信有創造新的哲學體系的必要了。

馬克思的女兒愛良爾說道：“當時統治着的哲學——黑格爾派——還不能使馬克思滿意。黑格爾派空想的高調，在他看來，終不過是理智的決

門之藝術的武器而已。”

少年馬克思既不滿意於當時統治的哲學，於是就創立他的新體系。第一本的嘗試就是他的“論哲學發展的出發點與必然性”。他將科學與藝術，哲理與自然科學接連，但是還不會發明新的道路與新的遠景。這一次的嘗試對於真理的追求者馬克思自己，當然不能滿意。可是在這個時期，新的創造又都歸失敗。此時對於普通人必然的要灰心，失望。然而對於馬克思却恰恰相反，却逼迫着他努力，使他再接再厲的繼續他研究探尋的事業。

爲了完成這偉大的事業，必然要有大的努力，必然要消耗大的時間。因此，少年馬克思就不能不閉門讀書，完全與外界隔離。

此時唯一的與他發生經常接觸的，就是他所溺愛的燕妮。是的，因爲他與她的熱情，馬克思也曾經有一個時期完全沈溺到愛的世界裏。因

爲與她的接觸，也曾經使馬克思一時跳到藝術之宮裡面去。不過馬克思很快的就感覺到自己幼稚的詩品的缺點，而立刻對於自己的創造，作了嚴厲的批評。他寫道：“情感的表現無結構，散漫；完全是想像，沒有自然性；完全與所說的以及所應當表現的不適應；修辭的思致代替了詩的情感。”

四

在三十年代的末期，少年馬克思和他大多數的同輩一樣，都接受了費爾巴赫的思想。費爾巴赫的“哲學形式的草案”與“基督教的實質”兩書，給了馬克思以深刻的印象，使他成爲真實的人本主義者。馬克思與恩格斯這時都成了費爾巴赫派，他們的思想從抽象的黑格爾轉到真實的生活中間去。費爾巴赫人類學中所研究的“人類”與“人”，成了他們注意的中心。同時馬克思還加入

了少年黑格爾派。不過黑格爾的觀點，現在已處在被批評與重新估定的地位了。

大學畢業之後，馬克思就二十四歲了。因為他相信自己研究科學之不可能，於是就獻身於文字的活動。一八四二年任萊茵政治報的編輯。不過很快的該報就被封閉。此後雖然又出了幾種其他的報紙，但是壽命都是很短。此時他已由唯心論轉到唯物論，由革命的民主主義轉到共產主義了。

一八四三年馬克思與魯格共同創辦雜誌。這就是國際的急進的“法德年書”。當時他已是佔在唯物論與共產主義的立場之上了。

從這時起馬克思也就開始了他的幸福的和愛的家庭生活。他與聰敏，和藹，而又美麗的燕妮結婚。在馬克思的鬥爭史上，‘取得燕妮’這也是他一生拿來最傲人的一件事。在愛情戰場上他的完全勝利，也許就是他未來的科學創造成功的

預兆呢。

在這個時期，馬克思與他的朋友恩格斯由認識而到經常的聯繫。恩格斯是個工廠主的兒子，他是自然科學家，但是他是研究哲學的人。恩格斯對於馬克思的生活，思想，行動都有特別偉大的幫助與作用。恩格斯是真正馬克思志同道合的朋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感情，思想，與純潔的友誼關係，保持在他們長期的突變的生活史中。

五

如果我們要將馬克思的生活劃分為幾個時期的時節，那末我們的劃分應當是這樣的：

第一時期——唯心論與黑格爾派時代（1838——1842）。

第二時期——費爾巴赫時代（1842——1844）。

第三時期——解放時代，也就是他創造了自己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脫離了：

- a. 黑格爾派與費爾巴赫派。
- b. 真理派的社會主義觀點。
- c. 史齊爾尼爾的無政府主義觀點。
- d. 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觀點。

上面所指明的第三個時期（1844——1848），正是馬克思自己的學說創立基礎的時期。

在理論上的鬥爭與著述，主要的有以下數種：

1. 反對傾倒於“精神”與“英雄”而蔑視“羣衆”的推理的唯心論者 B. 巴烏愛爾與其同翼。馬克思豎起了費爾巴赫的真實的人本主義。因此而產生了他的偉大的著作：“批評批評之批評”，或名為“神聖的家庭”，第一次拿出他自己新的觀點。這一件工作他是在恩格斯幫助之下完成的。
2. 反對真理派的社會主義（海斯，哥魯思，林

宰等)，馬克思曾很嚴厲地對他們的概念給以批駁。他指明真理派的思想，只是小資產階級的慾望，空想，缺少對於實際條件的認識而掩飾在民粹派的口號之下的感情的混合物。

3. 馬克思在“神聖的謨克思”上攻擊了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史齊爾尼爾（他的真名是史密德）。

4. 最後，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的半部社會主義，被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駁斥得體無完膚。此時歷史唯物論宇宙觀的最主要之點已經創立了。

新的學說之總的敘述，是一八四八年出世的“共產黨宣言”。此時馬克思已經解釋了他的宇宙觀的基礎了。

因此，這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特別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他第一次創造了歷史唯物論的思想

站在費爾巴派赫的恩格斯也是這樣的分析了問題。一八四五年馬克斯曾熱烈的證明德國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可能以及直接走入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七

四十年代是馬克思思想變化得最快的時期。馬克思脫離了黑格爾，費爾巴赫與少年黑格爾派之後，他才變成真正的唯物論者。並且由理論與抽象研究的高度發展，更進而確信有積極活動的必要。歷史上這五年(1844——1848)發展的結果，使他成為真正的唯物論者，共產主義者，堅定的無產階級鬥爭員。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將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結合，使無產階級的運動與無產階級的思想溶合為一體。

馬克思在思想上從費爾巴赫與民粹派的思想

逃出之後，就轉到堅固的唯物論的基礎之上。馬克思此時就僑居法國。他深刻的研究了法國大空想家的理論，並且精細的分析了在人類史上表現最偉大的法國的政治革命。最後，馬克思終究佔有了社會主義，領受了聖西門派巴塞爾與安凡譚的社會主義理論，領受了傅利葉派維克托爾，康西傑與社會主義者派開爾的觀點。一切這些的影響，結果必然的使他與急進的民主派與空想的社會主義脫離。馬克思在這個時期也參加了德國革命的機關報‘前進’(Vorwärts)。

當時的馬克思已經不是消積的費爾巴赫哲學，他已經在這些哲學中，帶入了些革命的，行動的，積極的原素。在此時期馬克思與費爾巴赫便恰相對立，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家的基本任務，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

但是，以怎樣的方法改變世界，改變世界的真實力量在那裏呢？馬克思研究了各個人類集團的

結果，在一八四四年他就指明說：唯一有力的能夠完全解放全人類使命的階級就是工人階級。

這種思想第一次的闡解，是在他與恩格斯合作而產生的“神聖的家庭”一書中。他痛斥當時巴烏愛爾等的不認識工人階級以及輕視無產階級的力量。馬克思很痛快的說道：德國人半點也不認識他所處的歷史時代，半點也不了解工業的地位，生產的條件以及一般的物質條件等等，所以，結果他們只是逍遙於直感之中。爲了填補這些最大的缺陷，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就很努力的研究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結構。因此而產生了“共產黨宣言”，創造了第一個正確的經濟思想。

馬克思以此種思想爲基礎，在“前進”報上發出對現社會與資產階級嚴厲攻擊的語調。以致引起普法政府聯合對於“前進”報的壓迫，結果全數編輯都被驅逐出巴黎。馬克思在一八〇五年

也只得同自己的妻子與朋友——恩格斯——離開巴黎，移到不律塞去。

這個時期就是他與原始的思想發生分野的時期。

八

我們已經講過：真理派的社會主義者在少年黑格爾派中的影響甚大。他們的思想就和俄國民粹派的思想一樣。他們不了解社會運動中階級的作用，他了解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對於此種理論的批駁，馬克思在“神聖的家庭”，“哲學的貧困”以及“共產黨宣言”中都有敘述。

思想爭鬥的另一個戰線，就是反對無政府主義。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有史齊爾尼爾的無政府主義與法國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兩種。針對着這兩種的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便有兩種著作：¹。為

反對史齊爾尼爾個人無政府主義而寫的“神聖的謨克思”，²。爲反對一般的無政府主義，特別是爲反對蒲魯東而出版的“哲學的貧困”。

對於少年爾格黑派的關係，也必需確定。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了第三部著作：即兩大厚冊“論純粹社會主義”的書。可惜這部著作整個的未得出世，而其最主要的大部份也都失掉，所遺下的只是論史齊爾尼爾的一章（神聖的謨克思）。一八四六與一八四七年的冬天，馬克思才豎起與蒲魯東的分岐，並且將科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劃分清楚。爲此馬克思用法文寫了他的“哲學的貧困”（*La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以答覆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e La Misere*），蒲魯東這部“貧困的哲學”是他的最大的原則上的著作。馬克思在“哲學的困貧”中，指明了未來的馬克思的社會哲學與經濟觀點發展的趨向。

此時馬克思的哲學家的基本思想已建立起來。他從黑格爾派(唯心論)轉到唯物論,在政治經濟上,從烏托邦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理論轉到現實主義。因此開闢了一條未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平陽大道。

不律塞的生活,更使馬克思與秘密的共產主義組織接近。經過這些組織,使他開始直接參加到革命的工人運動中間去。

風起雲湧的一八四八年,也影響了在不律塞的馬克思。不過此時他還不能形成卓著的作用。二月革命之後,因為臨時政府歡迎他這革命的理論家,馬克思就又回到巴黎去。一八四八年五月一日,馬克思接到巴黎臨時政府委員伏拉桑以下的歡迎詞:

“親愛的朋友: 法蘭西共和國的土地,將是一切自由擁護者的人們的住所。罪惡的政府拘束了你們,自由的法蘭西,重新又打開你們

的門，歡迎出一切爲真理而奮鬥而結合民衆的你們。法蘭西政府的第一個代表對你們也表示同樣的歡迎。致兄弟的敬禮。”

馬克思回巴黎不久，就感覺到共產主義力量的薄弱。同時因爲德國革命很快的高漲，他就又離開巴黎，回到德國。因爲馬克思激烈的號召德國人民起來與政府積極鬥爭，於是就被墮到法庭裏面去。

當時在“新萊因報”上又發表了他的“法國的階級爭鬥”，接着又發表了他的著名的“路易伯納迪特的二月十八”（1852年）與“僱用勞働與資本”。

一八四九年五月，馬克思終竟被德國驅逐出境。他只得攜帶着他的家庭到倫敦去。這在他的生活上，自然又起了新的變動。一般的歐洲的反動與自己的貧困，使馬克思不得不度文字的生涯。這五年中除去報紙中的一切論文以外，主要

的著作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經濟學批評”等等。其中最主要，作用最大者，即“經濟學批評”。在此書的導言與序言上，馬克思解釋了經濟學方法論與社會學的一般的理論的觀點。這是後來偉大的著作“資本論”的先聲。

此時馬克思便埋頭於大英圖書館中，研究整個歐洲的精神文明。結果使他成為包羅萬象的博學者。大英圖書館書籍的豐富，幫助他使他能夠很精心的研究，並重新審定他的經濟學說。

幾年之後，才有他第一部“資本論”的出現（1867年於漢堡）。馬克思在經濟學上偉大的七部著作中（“資本論”三部，此外還有“剩餘價值論”四部），只有這一部是在他生前問世的。“資本論”的第二部是在恩格斯的編輯之下，於一八八八年出版，第三部則在1891年考茨基的編輯之下了。此外，那四部論剩餘價值的歷史的偉大著作，也是在1894——1895年考茨基的編輯之下出版的。

九

馬克思末年的生活，非常窮窘。因為努力於貧困的結果，釀成多病。但是又不能得到充分醫藥的幫助。因此一八八〇年就失去了女人。馬克思也就在一八八三年五月十四日在倫敦逝世了。

對於這樣偉大的歷史人物——馬克思的生活史，行動史，思想變遷史，簡略的寫完之後，我們不能夠也不需要再多講什麼。因為他的偉大的意義，偉大的力量，我們只能夠在現在全世界拿着他作幟幟，拿着他作武器而鬥爭的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中，來觀察，來證明。現在我只拿在葬埋馬克思時，恩格斯的一篇演講辭作為我的結論。

“五月十四日下午三時，現代偉大的思想家就停止他的思索了。馬克思發明了人類歷史發展

的規律，就和達爾文發明自然界有機物質發展的規律一樣。他發明了那些簡單的事實：就是人第一步要衣，食，居住，並且也只有這些問題解決之後，才能夠有研究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的可能，這些簡單的事實，在以前是掩飾在唯心的解釋之下的。

“馬克思更發明了建設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生產方法的運動的特殊規律。隨着剩餘價值論的發明，同時新的光明也就在此地表露出來——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歷史運動，革命的力量——而馬克思首先就是革命者。他的真正人生的使命就是幫助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本主義的國家組織，幫助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他首先鼓吹無產階級要認識自己的地位與自己的需要，認識自己解放的必要條件。馬克思的鬥爭是自然的，——第一次的“萊茵報”(1842年)，巴黎的“浮爾維爾茨”(1844年)，不律塞的“德國報”(18

47)，“新萊茵報”(1848——1849)，紐約的“特利布恩”(1852——1861)，此外還有許多論戰的小冊子，在巴黎，不律塞，倫敦的聯合中的工作，完成了偉大的國際工人組合的基礎，——在這些工作中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已經很有權力可以誇耀他的成功，即便在其他方面沒有任何的創造！”

一九二九，十一，念六。

桂秋於上海。

1. 引 言

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四日爲馬克思逝世之二十五週年，而是年之初也正是“康民尼斯特宣言”露世的第六十整歲，馬克思之新學說於此得到了他第一次的闡解。對於我們現代，隨生活進程的急迫，科學與美學的觀點，像服裝式樣一般的迅速變換，這樣的一個距離時期好像是很長的了。雖然

如此，可是馬克思現在的確還繼續在我們之間活着，他的威力還在完全發展着，他是我們現代精神的佔有者，雖然有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雖然有那資產階級科學的辯護士之嚴厲的駁斥。

如果，馬克思未能揭示資本主義的根本基礎時，此種驚人的影響的破格發展，將完全不能解釋。如果，實際上他已執行了這種任務，那末，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存在一天，在社會學方面，就不能夠再有任何能代替馬克思學說的東西發現。

此即是，他所指示的道路在現在較之任何其他理論為更適宜——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馬克思不能夠詳論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條件，如果，他沒有揭示在其發展的趨勢中定要走向一較高的社會形式，如果，他不曾指示給我們以該種遠大的目標——在社會發展中此目標是愈趨愈近，愈明顯的，則此思想家之偉大將因之而掩失，而馬克思對現代思想之堅固有力的影響

將更無從解釋了。

正是此種科學的深奧與革命毅力的銳利的結合，給我們解釋了爲什麼馬克思在現在（在其死後二十五年，距其第一次參加活動已六十年），還在我們之間生存着，並且較其生前還更有力些。

如果，我們願欲明顯的認識此特異人物的歷史行動的實質，最好我們是研究他怎樣作綜合的工作——綜合不同的，時常是矛盾的各方面，於一種最高的統一。擺在我們目前的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綜合，英，法，德思想的綜合，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正是因爲馬克思執行了此種任務，正是因爲他辨別了此不同的百科知識，他不只是這各方面的諳習者，他更是各種知識的鑒別家，所以，他才完成了他莊嚴的歷史事業，宣佈於十九世紀之末與二十世紀之初。

2.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綜合

理論的工作是馬克思一切行動的基礎。第一步我們就應當研究它。但是，要將他通俗的解釋起來，是特別困難的。然而，我們還希望研究他，雖然我們不過只限於幾種說明而已。

科學普通的是分爲兩類：自然科學他的對象是研究有生物與無生物體運動的規律；精神科學，

真正講來，這樣的定名是錯的，因為精神的本身就是單個物體的表現，他是屬於自然科學研究的範圍之內的。心理學，心靈學是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的，並且精神科學從來還沒有研究過精神病的治療問題的。自然科學的法則之應用於後者是毋庸爭論的。

此種所謂精神科學實際上是社會科學，並且是研究人類的相互關係的。精神科學的對象只是那些聯繫於人類相互關係的精神行動與人類的表現。

而社會科學也能夠分作兩類：其中第一類是研究人類社會的如何的建設在許多現象的基礎上。屬於他的有：政治經濟——研究在商品生產的統治下，社會經濟的規律；人種學——研究各種人類的各種社會條件；最後，研究歷史以前的生活的科學或原始史——研究有史以前時代之社會條件。

別一種的精神科學所包含的，最主要者是敘述單個的個人，並且研究在社會中個人的地位與行爲，例如：歷史學，法律學，倫理學或道德學。

第二種精神科學自太古時代就存在，並且永遠對於人類思想表示絕大的影響。反之，第一種，當馬克思開始研究時還不過僅僅趨於科學方法而已。只有專門家才研究他，並且他對於社會思想不能表示任何的影響，而一般的思想是由自然科學與第二種的精神科學來決定。

在後二種之間，存在着一條鴻溝，表現着相反的宇宙觀。

自然科學發現了自然界不可免的規律的現象——他多次證實，同樣的原因引起同樣的結果——造成了在自然界有一般規律存在的確信，而該種認為有神祕的力能依其自己意志干涉自然過程的幻想，將完全被擯棄於此知識之外了。現代的人已經不想以祭祀與祈禱而獲得此種力的善施。

他只努力於觀察自然過程的規律的因果性，借助於自己的活動，以引起在自然界的變動，此種變動對於幫助他的生活與提高其慰樂上是必需的。

所謂“精神的科學”是佔在別一立場上了。在他們之間還統治着人類意志自由，不服從任何規律，和必然性的假想。法律家與倫理家嚴格的保持着這種觀點，不然他們就失掉自己立足地了。如果，人只是其周圍環境的產物，如果，他的行為與志願是不附屬其意志，而獨立的原因的必然的結果，那末，那些罪惡與處罰，善與惡，法律家與道德家的評判還算什麼呢？

當然，這是“實踐理性”的動機與吹噓，但不是推論。後者主要的是由歷史科學獲得。他實際上只能根據搜羅過去時代的記述文件，其中所記述的是單個個人，主要的是統治者的勳業。

在單個人的行動中，想發現任何規律的必然性當然是不可能的。具備了自然科學知識的思想家，

精心的努力於研究此必然性。不言而喻的，他們是不能夠與那些認為統治於自然界的一般的規律不可通行於人類活動的觀念相調和的。經驗給他們以充分的材料，證明人類的精神不是超乎自然的東西，某種的原因實現某種的結果。但是，毋庸辯論的，只能構成人類同動物的簡單的心理現象的論據的時節，自然科學家是不能指示，人類心理的更複雜的表現，如人類的社會概念與其理想等的必然的因果聯繫的。他們不能填補了這些空白。他們只能夠確定，人類的精神也是自然的一部份，並且是在必然的相互依賴的範圍內活動，但是他們不能夠充分的證明所有的各方面。他們的唯物的一元論在未完成的中途停滯，他們不能夠克服唯心論與二元論。

馬克思出世之後，他看到了歷史以及在歷史上活動的“人類的概念”與“理想”以及他們的“勝”或“敗”都是階級爭鬥的結果。但他不只指示了

這些。 歷史上階級爭鬥與階級矛盾在他以前就有人看到了，不過在他們看來此種情形的產生，大多數是由於一方面無識與罪惡，別方面高尚與開化的結果。 只有馬克思發現了他們與經濟關係的必然聯繫，此種規律性是容易創立的，馬克思自己已經證明。 但是經濟關係，歸根結局，還是依賴於人類對自然統治的力與對自然規律認識的程度的。

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階級爭鬥以及澈底講來，人與自然的爭鬥，才是歷史的主要動力。 社會較之於其他的自然，好像是沒有什麼特異之點，我們在社會中與自然間可以找到同樣的由矛盾爭鬥的方面而運動與發展的儀式。 一切是由發展過程，辯證發展過程的本身重新創立的。

如此，社會的發展是在自然發展的輪廓中蠕動，人類精神最複雜的，最高度的表現，社會的表現，是自然的一部份，自然規律的活動於各方面已

被證明。哲學的唯心論與二元論又從其最後的巢穴中被驅逐出去了。

馬克思以此種方法不只是進行了歷史科學上的轉變，並且填平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鴻溝，創立了一切人類知識的統一，並且如此他審量了無用的哲學（因為後者是佔在超乎科學以上，有他自己特別的系統，）。努力於構成宇宙過程中思想的統一，此種統一是不曾由科學證明過的。

馬克思將新的歷史觀加到科學上去，這對於他們是莫大的進展，他特別有力的活動於全人類的知識與思想間。但是，——奇怪的事——資產階級的科學對於新的學理完全取否定的態度，因此只有與他對立的，特別的無產階級的科學，新的，科學的宇宙觀才能夠通過他的路。

當講到資產階級科學與無產階級科學對立的時節，有的就覺得好笑，難道與資產階級科學並列的還可以存在特別的，無產階級的化學或數學麼？

但是那些譏笑這些的人，只證明他們不明瞭實際上所講的是關於什麼。

要使創立唯物的歷史觀，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1.科學發展的一定的高度，2.革命的觀點。

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之能夠闡解，只有在新的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經濟史，人種學，原始史等——達到某種程度之後。這些科學，他們的取材只有不是在單個個人，而完全是根據觀察羣衆現象時，才能夠幫助認識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如此他們開闢了一條研究該種現象的道路，該種現象是決定單個個人的行爲，並且只有他是能夠供我們闡解傳統的歷史的。

新的社會科學是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與世界市場的發展而發展的，只有在資本已經變成了統治形式，資產階級不再是革命階級時，他們才能夠發揚光大。

同時，只有革命的階級能夠領受階級爭鬥的

學說。社會上那些還在想奪取政權的階級，他易於了解他的必然性。已經佔有政權的階級，視此種政權爭鬥為無用的障礙，故對於一切證明此種必然性的學說取否定的關係。並且此種學說愈要成為社會發展的理論，並認為戰勝現代統治階級為階級爭鬥必然的結果時，則他愈要加力的同此階級爭鬥的學說施行爭鬥。

人是社會條件的產品，其彼此間之區別即猶之各種社會形態下之各種因子，即使此種理論，保守階級也不能接收的，因為他（指此種理論）承認人類變動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社會本身的變動。當資產階級還在革命時，他同情於‘人為社會產物’的理論，可惜當時認識社會發展動力的科學還未大發展。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論還未瞭解階級爭鬥，還不曾注意到技術的發展。所以，他們很知道為了改造人，必需先改造社會，但是他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獲得力量，借此力量以改變社會。

他們看到此種力量是在萬能的，超絕的單個個人，而最主要的是教育家。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就停步在此地，往下不能再走了。

“現代社會貧困的罪惡是由社會條件構成，因此我們應先將社會條件改變，”此種理論，只有在資產階級變為保守者之後，才成了他不可忍受的思想。因為他還以自然科學的方式作想，故他努力於證明“人的天然如此”，因之“也應當如此”，即如現之希望改造社會者也不過是希望將物的自然秩序擾亂罷了。只有具備了特別純粹的自然科學知識，並且完全與現社會關係的接觸脫離，才能夠了解此種是一定要實現的自然的必然性。大部份的資產階級是沒有充分的此種勇氣的，他只在否定唯物論，承認意志自由上尋到慰藉。他們說：不是社會造人，而是人依着自己的願望創造社會。社會是不完滿的，因為人還未臻於盡善。我們應當改善社會，但不是以改變社會的方法，而

是以改善個人，灌輸他們以高尚的道德法則的方法。更完善的人創立更完美的社會。如此，倫理與承認意志自由變成了現代資產階級最寵愛的理論了。此種理論，應當證明資產階級有同現社會不健全現象爭鬥的要求，同時他却不拘泥着求某種嚴格的社會改良，反之，他認為後者是無用的。

誰佔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此種社會觀點就妨礙他領略由馬克思所構成的，以一切科學知識的統一為根據所能獲得的一切成績。只有那些對於現存社會取批評態度，他佔在無產階級的地位的人，能夠領悟此種理論。這就是我們區別無產階級科學與資產階級科學的原因了。

當然，他們間之此種對立，最有力的是表現在社會科學上，就猶如當封建或天主教的科學與資產階級的科學對立時最鮮明的是在自然科學範圍內一樣。但是人類的思想永遠在趨於統一，各種

科學的系統是互相影響的，因此我們的社會概念也應當影響到我們一切的宇宙論，如此，故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科學間的對立，最終還要表現在自然科學上的。

此種現象已經可以在希臘哲學上研究出，在敘述當中，有一現代自然科學範圍內的例子，這個例子與我們的題目有很密切的聯繫。我已在別一地方指明過，當資產階級還在革命的時期，他承認自然的發展是以突變的方法完成的。自從他變成保守者之後，即便自然界的任何突變他都不喜歡聽了。按他的意見，發展的過程現在是最緩慢的形式，完全不可細察的變動的方法而完成的。突變現在他們認為是非常態的，不自然的，只能夠助長阻礙自然發展的。不顧有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資產階級的科學傾其全力以使發展的意義與完全和平過程的概念相攪合。

反之，馬克思却認為，階級爭鬥只是自然發展

一般規律的特殊的形式，他遠不是和平的。我們已指明過，他以爲發展是“辯證”的過程，也是階級對立的產物，他的降生是帶有必然性的。而每次不可調和的對立者的爭鬥最終是以戰鬥者某一方面的勝利而結局的，因之，即引起了突變。突變是可以在很緩慢的過程中準備，戰鬥者一方面的力量可以是完全微細的增長，而別一方面的力量是在絕對的或相對的減少，並且其中一方面之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此種不可免，並不是因爲此種現象他自身就來完成，而是另一方面力量澎漲與爭鬥的結果。每一種的死滅不外就是“突變”，而一切的存在者也都由此突變創設。此種規律不祇是對於動，植物間適應，他通行於整個的社會，大陸，天體間。並且他們發展的一般過程的行徑是以相互活動的漸次增長，準備定期的突變。沒有此種定期的突變，不能承認有任何的運動，任何的發展的。後者是發展的必然階梯，沒有定期的

革命，進化是不可能的。

此種意見既剷除了革命的資產階級認發展只能以突變的方法來完成的概念，又消滅了那保守資產階級的觀點，後者視突變為不必要的經過形式，在緩度的完成過程中，他只是破壞與障礙。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或者可以說，保守的與革命的階級間的別一種對立，我們可以在認識的批評中找到。革命的階級，他感到了自己奪取政權的力量，因而也傾向於否定一切對於自己科學勝利的界限，他認為自己能夠解決現代的一切問題。反之，保守階級天性就懼怕任何一步的前進，不只是在政治上，社會上，並且在科學的範圍內；他感到更深刻的認識，對於他不能增益，只有無窮的加害。因此，他失掉了對於科學的威力的信仰。

當然，即使最勇敢的革命者也不能再抱懷那竟溢於十八世紀革命的思想家們的幼稚的信仰，

的確，他們的懷中有一切宇宙之謎的解決，並且是按絕對的理性而講話的。現在誰也不否認——十八世紀，即便更早的時代也已有，幾個思想家已經知道——一切我們的認識是相對的，他是“我”和其他宇宙的關係，他只能夠指明此種關係，而不能指明宇宙的本身。因此，一切的知識是相對的，被拘束的，受限制的。絕對的，固定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但這只表示，我們的認識沒有任何的界限，認識的過程是無窮的，無限制的，如果盲目的設定某種知識為智慧的最終結論，那就無異於設定某種情形為智慧的上最後限度，我們永不能再往下走了。現在我們知道，人類永遠是或遲或早的能夠越過他在認識的途徑所遇到的限度，——不錯，同時又遇見了他以前所未料想到的新界限。但是，我們絕不需要向着任何我們不能解決的問題而驚異，在自己的胸前束起那與知識無力的雙手而喃喃細語道：“不知道！” Ignorabimus 我們從

來不認識這個字呵！此種的怯懦表示一切現代資產階級的思想。他們不用自己的力量在擴大與加深我們的認識，他們却傾全力於尋覓我們知識所創立的某種限度，並且破壞科學思想的未來希望。

當資產階級還在革命時，他不曾付自己以此種任務。馬克思一生沒有對這方面加過功夫，因之引起了現代資產階級對他的忿怒。

3. 馬克思與昂格思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觀點，允許這樣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創立一切科學知識的統一。但是，講到馬克思，我們不應當忘記了還有與他同時工作，以完成此偉大事業的，別一個同樣卓絕的思想家，恩格思。若不是他兩個密切的共同工作，新的唯物的歷史觀，與新的歷史的或辯證的宇宙

觀是不能一時就達到如此的完成與廣汎的狀態的。

但是，恩格思之走入此種宇宙觀，是循着與馬克思不同的道路而來的。後者是法律家的兒子；他最初是準備入法律學校，後又轉入研究院的。他學習法律，哲學，歷史，當他特別感到自己經濟知識缺乏時，他才又轉向研究政治經濟。

他在巴黎學習政治經濟，革命史與社會主義。表面上，對他特別有力的影響者是大思想家聖西門。從這些研究中，他確信了，不是法律，國家創造社會，反之，而是建設在經濟過程的基礎上的社會，依着自己的需要，創造國家，法律。

反之，恩格思是生在工廠主家，他最初的教育基礎不是在一般中學中得到，而是在實用學校。此處他認識了自然科學方法。後來他就營業的活動，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研究政治經濟，並且，爲此就到英國，到英國資本主義的中心滿加斯

特地方，他父親是在那裏作場主。在德國學得了黑格爾哲學之後，他才能夠更加深了自己在英國所獲得的經濟知識；因此，他又去研究經濟史。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沒有一國達到像英國那樣的發展，並且沒有一國像英國那樣鮮明的與資本主義發展緊相聯繫着。如此，恩格思與馬克思同時才完成了唯物的歷史觀。如果，一個完成的道路是在研究舊式的“精神科學”——法律學，倫理學，歷史學，那末，別一個的道路，就是新的社會科學，政治經濟，經濟史，人種學，自然學。他們在革命與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相遇了。思想上的相同將他們牽近，在1844年的巴黎更使他們個人的關係也相熟了。他們此種思想上的相同，很快的就變為他們在最高的統一中的完全融合了，現在不能再說，他們是誰相信誰。不錯，馬克思是更天才的思想家，此點恩格思自己已經不帶半點忌妬的，熱心的承認着。一般的是

接着馬克思的名子稱他們的理論爲馬克思主義。但是，沒有恩格思的幫助，（恩格思學識淵博，他的確貢獻馬克思許多。）馬克思恐怕永不會完成他這已完成的事業吧！他們的思想是在他們共同工作之下增長的，並且設如沒有此共同工作，誰他們也不能獲得如此遠闊的識見與如此廣博的學識的。馬克思如沒有恩格思，同樣的，恩格思如沒有馬克思，也許可以走到唯物的歷史觀，但是此種理論之發展將在很緩慢的完成，並且在他的途徑上將有更多的誤錯與失敗。馬克思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恩格斯是最勇敢的思想家。馬克思最發展的是抽象的力，能夠在混亂的許多現象中找到其一般性；恩格斯却長於結合，接着現象的單個特徵，智巧的重創立其一般的模型。馬克思具有最銳利的達爾文的批評，而最主要的是自我批評，此種自我批評保持了他思想的毅力，並且鼓厲他在謹慎的當中求他的發展，永遠要握住自己的立足

地。反之，恩格斯，因為在他敏利的眼前展顯着莊嚴的前程，所以，他志高氣滿的以一種熱情鼓動着，因之，他易於戰勝一切大的困難。

有一種關係是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影響表現得最力的。馬克思的思想達到了最高度，因為他一方面取得了德國思想，另一方面，又將他授胎於法國思想，而恩格斯又將他捲入了英國思想範圍。在當時條件之下，只有這樣馬克思的思想才能達到最高度，是故，認馬克思主義為純粹德國的產品，那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其降生之時，即已帶有國際性了。

4. 德,法,英三國思想的綜合

十九世紀時●三個國家是現代文化的主持者。只有那些貫透了這三國的精神，研究了他們一切的發明，而以現代一切的知識為武裝的人，才能夠完成他最偉大的事業，只有在這一時紀的條件下才能完成的事業。

剔除其每種思想的偏見，綜合三國的思想於

最高的統一，這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歷史行動的出發點。

已經講過，十九世紀之前半葉英國的資本主義達到比任何國家都高度的發展；此種情形，第一步我們可以拿他的經濟地位來解釋，因為經濟地位的關係，在十八世紀，他曾以征服與掠奪殖民地的政策獲得了廣大的財富，當時，歐洲大陸諸國因要串通大西洋，以致為實現此種政策而精疲力竭。因為海島的地位關係，英國不需要常備軍隊，他能夠獻其全力於商船的發展，因之，他不費氣力的達到了海上的霸王。

因為煤，鐵的豐富，更使他能夠應用由殖民政策所獲得的財富，發展資本主義的重工業。同時，因為英國海上的優勢，此種工業因又取得了全世界大量消費生產品的市場，在鐵路未發展之前，此種商品的轉運只能由海路的。

所以，英國比任何國都很早的，可以研究不只

是資本主義及其趨勢的問題。並且那由資本主義增長而引起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問題。同時，沒有一個地方，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科學能夠達到像英國那樣發展的。同樣的，也可以說經濟史，以及因世界商業而發展的人種學。在英國比任何地方都易於發現那藏匿於未來的宇宙的祕密，並且，因此處社會科學的發展，更易於認識在全歷史的延續中，管理社會發展的規律，因之，也易於創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然而，英國在這種關係上不過只給了些最好的材料，還遠不是最完成的研究的方法。

正是因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較之任何國都早，所以英國資產階級在社會上達到統治的地位時，封建主義的作用，在政治上，經濟上，精神生活上，都還未消失盡，因之，資產階級還不能達到完全獨立狀況。即便最有力的輔助資本主義發展的殖民政策，也成了增加封建勢力新力量的機會

了。

除以上所述諸原因外，英國常備軍還未達到大量的發展。這也是建立堅強有力的統一政權的阻礙。官僚政客不曾組成有力的組織，因之，主要的政權是在統治階級的自治。階級的爭鬥，因此也不帶有嚴格的集中的性質，時常，取部份的衝突形式。

凡此一切，都使他們，在生活上，意識上，被一種新舊妥協的精神蒙蔽着。思想家與新興階級的奮鬥者，原則上他們不擯棄基督，貴族，專制；他們的政黨沒有樹立廣大的政綱。他們不志在將自己的意識達到論理的極點，他們只預定了一種要實現的“實踐策略”——這在當時暫時對他們是有益的，——以代替了廣汎的政綱。狹溢性保守主義，在政策上，對於小的日常爭鬥過分估量，對於遠大的前景取消極的關係，這是當時各階級所有的同樣的特色。

法國的情形就完全兩樣了。他經濟發展的水平特別的低，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生產是奢侈品，全國佔優勢的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因為全國生活的繁華，使小資產階級造成了宏大的城市，如巴黎。而這樣五十萬居民的大城市，尤其在鐵路未建築之前是少有的，並且他的作用較之我們現代是特別大的。在鐵路未發展以前（因為鐵路是第一個能夠大量的，並且很快的運輸者。），軍隊不能有很巨的數量。軍隊是散佈到全國，難以迅速的召集到一處的，並且他們的武裝不甚完備，因之，在民衆與他爭鬥時，遠不是如現在這樣不可保障的。並且，實際上巴黎人是素以特別的頑強見稱，因之，在大革命以前，已屢次的逼迫着政府向他們讓步了。

在一般的義務教育未施行以前，在郵政的傳遞尚未改善以前（因鐵路與電報的原故），在每日新聞還未傳佈於全國之前，因為大城市居民較偏

僻地方文化上的優越，所以，城市中精神的影響是特別偉大的。對於廣大的未受教育的羣衆，他們時常以個人的聯繫與談話，作為輸入政治教育的唯一的方法。以此種的方式組成了藝術的觀點，獲得了科學的認識。此種情形，在大的城市中較之在小的城市與鄉村間有更多的可能。一切活潑，銳利的智力都趨向巴黎，他們希望在巴黎發展自己精神的才力，並且找到他的實用。並且，對於住在巴黎，活動在巴黎的人都加了“精神優美”的徽號。

如此，在這些熱於批評，易於激怒，而又堅強勇毅的人民的 eyes 中，展顯着國家政權與統治階級空前的破產的印像。

那些阻滯法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促成了封建主義與國家的衰落。尤其是，殖民政策犧牲了國家很大的財富，使他在軍政上，財政上都精疲力盡，並且，加緊了經濟上的破壞，主要的是農民與

貴族。國家，貴族，與寺院，不顧他們政治上，道德上，並且除寺院外，還有財政上的破產，他們還不惜用盡各種方法，以保衛自己的暴虐統治；因為有常備軍隊，官僚化的發展，加以民衆間缺少獨立的組織，所以，政權完全集中在政府的手裏。

此種情形，最後釀成那劇烈的災變，即所謂法國大革命。巴黎的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當時在很短的時間內能成功了將全法國歸入自己掌握，並且走向與全歐洲爭鬥。但是，在民衆的要求（自由資產階級佔領導地位）與貴族，僧侶的利益（他們是在國家政權保護之下）間的矛盾尚未到最嚴厲，最明顯以前，在思想方面已引起了整個的革命。已宣佈向一切傳統的勢力作戰。以前英國腐敗的貴族所偶爾念及的唯物論與無神論，隨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消失，——在法國却變成了新興階級中最勇敢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了。如果，階級爭鬥與階級矛盾的經濟基礎，沒有一國進入



像英國那樣顯明時，那末，革命的法國是比任何國家都易於證明以下的事實：¹一切階級爭鬥是政權的爭鬥；偉大的政治政黨，其目的不應當是實現某種的改良，而是奪取政權；當此種勝利已被奴隸階級完成之後，他就宜鼓起精神來將一切社會關係重新改造。² 如果，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英國“經濟思想”是最發展的，在法國則“政治思想”的發展可以說達到最高度了。如果在英國是被“妥協的精神”統治着，在法國所盛行的就是“激進主義”了。如果，在英國組織的基礎，最發展的是在小的日常爭鬥，法國就是最勇猛的革命情慾的國家了。

勇敢的激進主義的實際是以思想的激進主義爲其先師的：對於他們沒有所謂“神聖的”，他大胆的，無情的以達到每種思想的論理的極點，由此以得其極端的推論。但是這種招牌也有他消極方面的。此種思想與行動的莊嚴的，眩耀的成績是

與許多不完善與錯誤密切的相聯繫着。努力於恐怖的狂濤裏，急切的達到最後的與最極端的目的，革命的思想在倉促間是不能準備得完美的。熾望着以革命的波濤，攫取國家的戰壘，忘記了要襲擊時的組織上的準備。因最高真理的熱慾，使他們在完全不充分的材料的基礎上，得到倉促的結論，以一種對於伶俐的非正統的思想的溺愛，佔據了精心研究的位置。想以幾個簡單的公式與口號包羅淨形形色色，變化無窮的生活。法國是以巖石般的烈情與英國鏗鏘的調協聲遙遙對立着。

在德國我們又看到了另外一種情形。資本主義比法國還不發展。德國幾乎完全與大西洋（歐洲與世界貿易的偉大的航路）隔離，所以，在他三十年戰爭的殘酷的蹂躪之後只能夠很緩慢的恢復。德國是個比法國更甚的小資產階級國家，因之，失掉了他創造集中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他分

割成許多的小國家，其中沒有一個有大的城市的，而此種小的國家與小的城市的優勢造出了不開展的，柔弱的與怯懦的小資產階級。所以，德國封建主義最後的傾覆，不是由於人民暴動的反抗，而是因外侮的侵入。不是德國的人民，而是法國的兵士將封建主義從德國的最主要區域內掃蕩出去。

不錯，英法資產階級之偉大的勝利，也引起了德國資產階級的有力的醒悟。這種慾望，被一般最精能與學識的份子感受着，但是他們不能找得自身的滿足，因為一切被西歐資產階級佔有的行動範圍，將他們封閉了。他們不能夠建立與指導大的工商業的企業家，不能在國會裏與有力的報紙裏實際上影響國家，不能在海陸軍上佔第一位。他們在行動上是失望的；因此他們只有從那方面走開，努力趨向於純粹思想，純粹藝術方面去。他們傾全力於此處發揚，他們的確也創造了些偉

蹟，並且在這個戰場上，德國的人民戰勝英法了。如果英法產生了，皮特，浮克，思與布洛克；米拉伯，丹頓與魯賓斯辟爾；尼爾桑與拿破倫；那末在德國就產生了：如史萊與歌德；如康德，菲希特與黑格爾。

德國偉大人物的主要的職業就是思考；按他們的意見，觀念管理世界，並且他們認為，思考方面的革命是全宇宙革命化的方法。他們的行動愈遭失望時，他們就愈加力的趨向於超乎人間以上的思想，去掉他們那悲慘的境遇，解釋那莫可解釋的東西。

所以在那個時期，英國人想出了保證自己海艦與工業勝利的最好方法；法國人保證了他們由自己的軍隊與暴動所取得的勝利；德國人却以新的方法，發明了思想家與研究者們勝利的道路。

但是，德國人的凱旋，同樣的英，法，人的勝利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亦各有其失利之點，忘記

了實際的行動，造成德人超脫世界以及對於思想過分估量的錯誤。他們開始營他們自己獨立的生活，離開了那創造他們並且能實現他們的思想的人民。德國人達到了其理論上的創立，可是就不再希冀取得一種力，以使自己的理論歸於實際化了。爲了有深奧的德國哲學，爲了有德國科學的創立，爲了有德國唯心論的高度飛躍，爲了有這一切鮮豔的創造，遮掩了他們無窮的，實際的虛弱，以及完全與政權爭鬥的脫離。德國的思想遠勝於英，法。但是他們除這一方面發展外，在行動上却沒有任何的成績了。他們都承認，思想是些難以達到的東西。

的確，同樣的，英國人的保守主義，法國人的表面的急進主義，與德國的純思的唯心論，當時都得到了各己的傳佈。當然，最後十年中重工業的發展。很有力的將他的影響減殺下去了。第一步就是法國精神輸入德國及其與德思想的相

會。法國革命思想與德國哲學方法的溶合使德國造成了幾個偉大的天才家——就是，金利賀，歌恩與拉塞爾。

可是，英國思想與他們的更豐富的溶合，造成了一更莊嚴的結果。這我們就一定要拿馬克思，恩格思的學說了。

他們了解了經濟與政治，小的組織工作與革命的浪波，都是嚴格的互相依賴的；沒有偉大的領導的目標的有力的鼓勵，日常的爭鬥是仍然無用的；沒有該種廣大的預備工作，給以達到該目的的必需力量，他是不能保持自己的立足地的。他們更瞭解了，當他們不只是建立了革命的情緒，並且能夠完滿的採取科學方法，並且，站在了一切人類知識的綜合的融洽中時，他們的目的就已經不是幻想的與自欺的，而是真實的可實現的目的了。最後，以德國哲學的方法，去研究英國經濟的關係，他們認識了，經濟的關係組成社會發展的基

礎，正是要在此種關係中探尋該種規律，此種規律是帶着自然的必然性以完成社會的發展。以此種方法，他們找到了該種目的，爲了達到該種目的，我們應當獲得奪取政權的力量，以學習法國的先例。

如此，他們以英，法，德三國思想的偉大的投胎的溶合的方法，創立了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

5. 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

唯物的歷史觀其本身已創立了一個時期。資產階級學者的代表們在以前所未講到的東西，由他在科學上開始標明了一個新紀元。所謂他創立一個時期，不只是在思想史上，並且在社會發展的爭鬥史上，政治(在此字之最高與最廣汎之意思上)史上。他創立了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

合之可能，因此，無產階級在其階級爭鬥中能夠在他所可能的範圍之內，發展他最高的力量。

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其來源絕不是混同的。工人運動是一種反對工業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反映，自然地發生於資本主義發展之各地，在那邊有資本家對勞動羣衆的剝削，對勞動羣衆的奴使，同時將他們却積聚於大企業與大城市間，因之，將他們又結合起來。經濟爭鬥——增加工資與減少工作時間的爭鬥——是工人運動最初的形式；此種爭鬥最初是採取原始騷擾與失望的直接的發動，後來，因為職工組織的影響，才採取了較完善的方式。隨經濟爭鬥之發展很早的也就產生了政治爭鬥。資產階級，在其與封建主義的爭鬥中，需要無產階級的幫助，因之，也向無產階級求救。在此種情形下，工人階級，很快的，諳習着估量政治自由，與奪得政權，對於自己本身目的的意義。在英國與法國，普通選舉權已很早的變成無

產階級政治情緒的目的，並且，在這種的基礎上，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在英國產生了憲章運動的無產階級政黨。

同時，社會主義亦隨工人運動而降生，但絕不是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當然，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一樣的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之產生，一樣的志在反對那由資本主義剝削所陷於勞働階級的貧困。如果工人運動，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壓迫，是自然的產生於有大量工人羣衆之各地，可是，社會主義之產生就是在對現社會結構的實質已經深刻的研究之後了。一切社會主義學說的基礎都是認為，現代的貧困，在保存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之下是不能夠除掉的；生產工具的私人佔有是此種貧困的基本原因，只有在私有財產消滅之後，貧困才能夠消滅。所有的社會主義學說在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只有在決定消滅私有制度的方法，以及代替他的新的社

會組織的認識上，他們才分歧。

社會主義者的希望與計畫時常是很幼稚的，但是，那些基礎上的理論，例如十九世紀初葉之社會的意識，無產階級是不能得到的。當然，只有那些能佔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並以無產階級的觀點來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才能夠走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同時也必需在他賦有科學知識之後，此種科學知識，當時是只有資產階級周圍的人們才能夠獲得。如果工人運動自然的，不可免的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發展到某種程度的環境產生，那末，社會主義的降生，相反的，必需還要許多條件的適應，此種條件的適應是不容易遇見的。在任何情形之下，社會主義最初只能由資產階級的人們創立。在英國在最近的過去，社會主義的宣揚者主要的還只是資產階級的份子。

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的起源來講，好像發顯了馬克思階級爭鬥理論的矛盾。但是這種矛盾如

果真的存在，只有在以下兩種情形之下：1. 如果，某時，某地，資產階級的全階級接受了社會主義的理論。2. 如果，馬克思絕對不允許單個的非無產階級的份子，在特別條件的影響之下，能夠領受無產階級的觀點。

“馬克思只這樣說：工人階級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組織的唯一的力。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只有自己能夠解放自己。但這絕不是說，解放無產階級的道路只有他自己能夠指示。”

“如果，社會主義的擁戴者不是廣大的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是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現在這是用不着證明的。但這並未顯明我們理論的反面就是，工人運動，只有在他領受了社會主義，並且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綱領之後，才能夠發展他的全力量。

社會主義並不是某種倫理思想的產品，佔在超時間與空間之外，並且不管任何階級的矛盾。

“社會主義，實質上，不過是佔在無產階級的觀點的社會科學。”科學不祇是爲了滿足我們的求知慾或對於未知與秘密的偵察慾，他也在探求經濟的目的，求力的儉省。科學使我們在自己環境中，易於決定我們行動的方向，他教導我們用自己力量於最有用的方面，因此，而能達到在現條件下所能達到之最大限度。

“科學發展的第一階段，他是以自覺的，直接的節省力的目的而應用。科學的發展愈高，距其出發點愈遠時，則科學研究與實際立場間聯環之距離亦愈大。但是，此種聯繫尙未消滅，只是將他更分爲更細小的形態而已。”

的確，同樣的，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社會主義也是使他更有用的利用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的求他力量的發展。並且，他發展的步驟愈高，他認識實際愈要深刻時，則他愈易於完成自己的作用。

社會主義的理論絕不是那些研究室的學者們的逸樂品，恰恰相反，他對於戰鬥的無產階級有廣大的實際的意義。

他的主要的武器即是結合一切工人羣衆於堅強的，獨立的組織中，擺脫一切資產階級的影響。但是，此種結合的事業，他只能夠在借助於社會主義的理論之下才能夠完成；並且只有他（社會主義理論）才能夠從各種無產階級的層次的龐雜的不同的利益中，解析出一般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來，嚴格的，堅決的將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範圍劃開。

幼稚的，沒有任何理論根據的工人運動，原始的在工人羣衆中產生出來，如反抗資本主義發展等，這種運動他是不能完成此種任務的。

例如，我們試看職工組合。此種組合他是被單個工業部門所限制的工人的組合，並且他的目的是在保障其職員的利益。但是，各種職業間的

利益是不一致的，例如，水手與礦工，車夫與印刷工人，他們間的利益是有很大的差異的，沒有社會主義的理論，他們是不能明瞭自己間利益的一般性的，不了解利益的一般性，無產階級的各個集團間是漠不關心的，並且有時還要互相敵視的。

但是，因為職工組合只是保障自己職員的目前的利益，所以，他們好像是沒有佔在與整個資產階級矛盾的地方，主要的任務他們只在與本業部門的資產階級爭鬥。可是，與這些資產階級並存的還有許多資產階級的分，他們直接或間接的從剝削無產階級上，取得生活品，並且他們是對於保障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存在的。他們同一切企圖滅除資本主義剝削者作爭鬥，但是他們絕不利於使任何一種產業上，勞動條件特別殘酷。對於大地主與銀行家，報紙出版所或律師完全是一樣的，只要他不是該工廠的股東，他們不問是否絨廠織工每日工資是兩個先令或兩個半？是否他每

天作了十小時或十二小時的工？反之，他們是利於給職工組合的相當讓步，並且，如此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幫助。因此，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尚未貫徹於職工組合之各地，他們的行動很容易被一種半點不與無產階級適應的目標而迷惑。

但是，另外還有一種更壞的現象有發生的可能（實際上已發生過了）。並非個個無產階級的羣衆一樣的能夠加入職工組織。在工人羣衆中就發生了有組織工人與無組織工人的對立。最早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地方，他們就是無產階級最勇敢的部份，無產階級主要的先鋒。不了解社會主義的有組織的工人，他們就易於變成自己階級的貴族。他們不只是不再保障無組織工人的利益，並且時常還要反對他們，使他們難以加入組織，以達到自己利益的操縱，與組織上的壟斷。但是無組織的工人不適於作任何的爭鬥，若非有組織者的幫助，是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的。有組

織工人的境遇愈改善，而同時他又不幫助無組織工人時，則後者的境遇愈陷於黑暗。因此，不管你工人階級中的某一集團怎樣努力，如果職工運動不能貫徹社會主義的精神時，則他在某種情形下很可能使無產階級的整個階級至於削弱。

如果，不能貫徹以社會主義精神時，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也不能全力發展的。此種情形，第一個工黨，在1835年英國所發生的憲章主義，可以給我們一顯然的明證。其組織中的單個份子，也有時有遠大的觀點與要求，可是，整個的黨還沒有置定一定限度的社會主義的政綱，只是定下了要直接達到的目的。普通選舉是黨的主要要求；不錯，此處我們看到並不是目的，而只是要達到目的的方法，但是，大多數的憲章主義者即便他們的目的也沒有超乎目前經濟要求的範圍，十小時的普通工作制是他們要求中之最要者。

由此即引起了一種不幸，黨已不是純粹階級

的黨了。普通選舉權的要求的實現，對於小資產階級也是有利的。

將小資產階級結合於工人政黨之內，好像覺得有真正的利益，在實際上，無產階級的黨只是由此數量增多，可是力量是不能增長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與爭鬥的方法，他是不同於任何其他階級的利益與爭鬥方法的。利另外階級聯合阻礙了他自己力量的發展，搖動了他爭鬥的毅力。我們社會民主黨歡迎小資產階級與農民參加我們的隊伍，但是只有當他們變成無產階級的觀點，當他們貫徹了無產階級的心理的時節。

“只有使這樣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份子與我們結合”，這是我們社會民主黨的黨綱特別注意的。憲章運動者們是沒有此種黨綱的，並且在他們普選權的爭鬥中，結合了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既不甚了解無產階級的利益與無產階級的爭鬥方法，當然也無從說起與無產階級同情了。所以，

自然的與必然的結果就是造成了憲章運動內部的劇烈的爭鬥，以使憲章運動很厲害的減弱下去。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使工人階級在正正的十年中停止了政治爭鬥。當歐洲的無產階級重新又鼓蕩起來的時節，英國的工人還只是剛開始普通選舉權的爭鬥。或者還有在等待着憲章運動的再興，但是英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進程將他攪住了。將選舉權賦與有組織的工人，將他們與工人羣衆隔開，他破裂了英國無產階級，並且這樣的，命定了憲章運動的復興。他們沒有置定超乎普選權以上的更廣汎的政綱，因此，只有這種要求有相當程度實現之後，工人階級的先進部份就得到了滿足，將一切復興憲章運動的思想喪失殆盡。只有在現在，歐洲大陸的工人幾乎到成熟的時節，英國人才慢慢的起來組織獨立的工人政黨。在現在，他們之間還有許多不了解社會主義對於無產階級整個力量的發展上的實際的意義，他們還

拒絕採納一定的黨的政綱，因為此種政綱只能是社會主義的。他們在等着那些使他們造成這些理論的事實。只有在新的工人的政黨完全灌輸了社會主義的意識之後，英國工人運動才能夠有充分力量的發展，並且得到較完善的結果。

現在各地都存在了工人運動必然與社會主義融合的條件。在十九世紀的初十年此種條件是不存在的。

工人階級在那時很有力的受了資本主義最初發展的感應，他們幾乎用盡所有的方法以與他爭鬥。即便恢復到最原始的狀態下，他們也覺得比現在的情形較好。至於嚴格的研究社會問題的事當然是說不上了。

所以，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在資本主義降生的時節，只看到了其貧困的一方面——破壞的趨向，但是，他們沒有指明別一方面——促醒無產階級到革命的情緒。按他們的意見，能夠解放無

產階級的唯一力量就是在善心腸的資產階級的哀憐。他們按着自己的心情，估量資產階級，並且希望在資產階級的羣衆間，找到相當的“同志”，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方法。

此種社會主義的宣傳，在資產階級的博愛者間遇到了同情。資產階級這種集團，一般的並非由殘酷的人們組成；貧困也激發他們的同情，因為他們從別人的貧困間自己也得不到利益，他們也願欲去輔助那些貧者。但是，如果他們是準備着同情於那些低首乞憐的無產階級，那末，那些奮鬥的無產階級又將他們變殘酷了。他們感到後者是在掘斷他們生存的基礎。無產階級的請求遇到了他的同情，而無產階級的要求却逢到了他的殘酷的敵人了。所以，工人運動也引起了那些烏託邦先生們的不滿。因為，工人運動將那些烏託邦先生們所最常計畫着的，“以善心腸的資產階級的悲憫而得到拯救”的因子都嚇跑了。

對於當時少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的不信任，感到幼稚的工人運動的缺陷，社會主義者們就視後者為無用的障礙。他們時常表明反對工人運動，例如他們努力證明職工組織之無用，進行增加工資的爭鬥，代替了反對組成一切罪惡的根源的整個僱傭勞動制度的爭鬥。

然而，‘轉變’漸漸的醞釀出來。在四十年代工人運動即有幾分加力的發展，他們的隊伍裏產生了許多能幹的人材，他們領悟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並承認了其中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這些工人按着自己的經驗了解了等着資產階級的憐憫是任何東西也得不到的。他們明白了無產階級應當自己解放自己。同時一部份資產階級的羣衆中的社會主義者也不再希望資產階級的豪俠了。不錯，他們也不信任無產階級。他們認為工人運動是一種對於一切文化有危險的破壞的力量。

按他們的意見，只有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是在

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地位。現在資產階級應當給無產者以解放了，但這不是佔在對於被壓迫者的哀憐上，而是由於無產階級暴動的恐嚇。他們看到了無產階級的雄厚的力量，並且認識了工人運動乃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結果，因此，工人運動將要發展下去的。他們希望由工人運動發展的危險逼使智識的資產階級採取某種的社會政策，以消滅此種運動之危險性。

這自然是一很大步的前進，但是這種觀點還不能創立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在社會主義者的工人間，雖然他們也有些天才者，可是他們還沒有意識到有創造新的，在組織上與工人運動聯結的社會主義的最高理論的需要。他們只能夠領受陳腐的資產階級的烏託邦的社會主義，只能夠使他適應於自己需要而已。

那些感受了憲章主義與法國革命思想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這一方面得到最大的成功。

尤其是後者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形成很大作用。

法國大革命明顯的指出，奪取政權對於任何階級的解放上，有若何大的意義。因為法國革命的特殊條件，最有力的政治組織甲可賓俱樂部在恐怖的政策下奪得巴黎，他的小資產階級民衆與無產階級，經過巴黎，動員到法蘭西全國去。並且當革命的時期，巴皮夫根據這些事實得到純粹無產階級意思的推論，並且陰謀掌握政權以組織共產組織。

巴比夫的影子在法蘭西的工人間永遠不能毀滅。這就是，奪取政權很早的就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實現社會主義的工具的原因。但是因爲社會主義的幼稚與無準備，他們只看見了奪取政權的一條路：共謀者羣起騷動，應當展開革命。法國抱這種觀點的黨派的人最著名的就是白蘭克；德國此種思想的代表者即維特林。

別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也是接受法國革命的衣

鉢。但是他們認為，騷動對於毀滅資產階級政權上並非很有利的方法。他們也如以前我們所提過的社會主義者一樣的認為工人運動的力量是很小的。他們看透了，在小資產者，資本家以及生產工具私有的存在的基礎上，無產者若能能夠戰勝資產階級，不只是小資產階級“民衆”沒有障礙，並且可以在他們的幫助之下。只若有共和政體與普通選舉權，國家政權就有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在與這些共和派的執信者（他們代表就是路易白蘭），相對着的，在德國我們可以找得有，社會專制保皇黨們，他們的思想是由幾個大學教授與觀念論者所發揚。

此種國家的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時髦的誘惑；更時常是撞騙的旗幟。他從沒有形成過嚴重的實際的意義。只有白蘭克與路易白蘭等派別會形成相當作用。在1848年二月革命的時節，他們

會統治過巴黎。

蒲魯東給了這個理論一些很有力的批評。

他不信任無產階級，國家與革命。是的，他承認無產階級應當自己解放自己。可是他更看到了，當無產階級作自由的爭鬥時，他應當奪得政權以與國家的爭鬥，因為在法律上禁止組合的條件下，即便純粹的經濟爭鬥，工人也要感到每一步的進行都與政治爭鬥相聯繫的。因為蒲魯東以為政權爭鬥是無望的，罪惡的，所以，他警告無產階級離開一切的爭鬥以追求自由；只利用和平組織的方法，例如，設立交換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其他類似的機關等。職工組合的意義，和政治的意義一樣，他很少了解到。

這樣的，在十年過程中，當馬克思與恩格斯創立出自己的觀點和方法時，工人運動，社會主義以及一切結合統一的企圖還都是複雜的不同的派別，每一個都具有部份的真理，每一個都未能達於

週全，臻於盡善，所以，遲早他們應當是都流於失敗。

唯物的歷史觀完成了這些派別所未完成的事業，如此，他既給了科學上的一大進展，對於社會的真實發展上亦形成不少的作用。他一樣的促成了自然科學與社會學兩方面轉變。

馬克思，恩格思以及當代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如果工人運動反對社會主義，如果他們還發生這樣的問題：以怎樣的方法來達到保存無產階級的生存與消滅一切的剝削？工人運動（職工組合，爭普通選舉權等）呢，還是社會主義？假設若有以上兩種情形，工人運動一定是薄弱的，無力的。他們深解這樣的設立問題是錯的。社會主義，保障工人生存，與剷除一切的剝削，這三者是同一的概念。問題只應當這樣：無產階級以怎樣的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對於這個問題，階級爭鬥的理論的答覆是：工人運動。

不錯，階級爭鬥現在還不能創立無產階級生存的保障與剷除一切的剝削，但是這是唯一的保護全體無產階級離開貧困的方法。無產階級借助於階級爭鬥更增加了自己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力量，雖然隨此種力量之增長亦加甚了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工人運動之意義是在於無產階級力量的增長，不是看剝削的減少。不要伯蘭克的陰謀，不要路易·伯蘭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不要蒲魯東的和平組織，所要的只是階級爭鬥，雖然後者在建立實現社會主義的力量時要延長幾十年。

按馬克思的意見：進行經濟的與政治的階級爭鬥，爲此而繼續不斷的執行必要的日常工作，以社會主義的光的閃耀而結合無產階級的組織與行動到統一的，調協的一體，而不停的發展下去——這是所有那些（無論他是否無產階級，）佔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並且志在解放無產階級的人所應當作的一切。

無產階級力量的提高，根本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對於小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排擠之上。資本主義擴大了無產階級的數量，集中他們成為大的羣衆，增加他們對全社會的意義，而同時以資本逐漸集中的方法，構成了生產的社會組織的先決條件。而此種組織已經不是那些烏託邦們憑自己空想所發現的了，他應當是從資本主義的實際中發展出來的。

如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創立了豎起社會民主黨的基礎，建設了使全世界無產階級走向爭鬥的柱石，奠定了自己勝利的行軍的出發點。

當社會主義還沒有自己的，擺脫資產階級的，科學以前，此種事業是不能完成的。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一般的只是政治經濟的精通者，但是他們不加任何批評的保持着由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創立的本色，他們之異於後者只是他們由此作出另外的推論，作出與無產階級較有利

些的推論而已。

只有馬克思才開始獨立的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他證明了：如果以非資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的觀點來研究資本主義時，能夠認識的更清楚更深刻些，因為前者是停留在資本主義的輪廓之內，而後者則是佔在超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以上了。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合作之下，在其“資本論”（1867）中完成了這偉大的事業，這是在他闡解社會主義觀點的“康民尼斯特宣言”（1848）出世之後。

無產階級的解放爭鬥得到了偉大的堅固的基礎，這種基礎過去任何革命的階級還不曾佔有過的。不錯，還不曾有一個階級擔負過像現代無產階級這樣的偉大任務的一半。他是佔在破壞資本制度的基礎上，重新創立世界。可惜無產階級不是漢萊特（Zaudern）。在他完成自己的任務

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來源

上，遇不到什麼痛苦；只不過在他的莊嚴偉大中
樹起其堅信與毅力而已。

6. 理論與實際的綜合

我們已經研究了馬克思與恩格思所創立的最寶貴的結論了。但是如果我們不再指出具有特色的另一方面——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則關於他們行動方面的敘述，猶覺厥如。

不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以為這一點在科學的意義上正是對馬克思與恩格思的聲價上不潔之

處，他們是將他也牽引到資產階級的學說去了。如果說他們只是理論家，研究室的學者，因為他們是以一種大眾不了解的字句來解釋自己的理論，並且印成洋洋百萬言的巨冊，對於這點資產階級的學者還可以相當的同意。但是他們的科學是從爭鬥中產生，繼續着幫助爭鬥。幫助那反對現社會制度的爭鬥，即此一點他們覺得已足使馬克思與恩格思到一種情感的惑溺，滅殺他們科學的表徵了。

此種可憐的觀點，只表示他們是辯護士的堅將，他們之需要科學只是爲了得到更多的證論以攻擊他們的反對者。他們半點也沒有瞭解到，無論誰也是不樂意這些所謂捏世的情慾的真理，所要求的只是那些真實的戰鬥者，而這些戰鬥者的勝利，也只是在他標明他的立場，並且認識了以怎樣的方法而得到怎樣的遠景的時節。審判，法律的解說還可以墮落到那些研究過法律者的伶俐的

奸詐的圈套中，可是規律的必然性只能夠這樣的認識：他是不能夠被收買，他是不能夠被欺騙的。

佔在這種觀點的戰鬥者，傾身於最壯烈的爭鬥中，更有力的追求赤裸裸的，沒有任何隱蔽的真理。同時，此種有力的追求不為了一己的保護真理，而是要將此種真理傳授給同自己一齊爭鬥的同志間去。

恩格思在論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的時節是這樣寫的，當時，他與馬克思得到了科學的結論，他們絕對不樂意在那“只能供給學術界研究的雄厚的巨冊中”來解釋自己研究的結論。反之，他們為了宣傳自己的觀點以及適應與他們的策略，現在是與無產階級的組織相連結起來了。他們在吸引當時國際“共產主義者聯合”的偉大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到自己影響之下的工作上成功了。此種原則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前的幾個禮拜在

共產黨宣言上解釋過了，並且從那時起就變成全世紀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者了。

巴黎與德國的革命使馬克思與恩格斯他們同時走到革命的實際中去。

革命的失敗使他們從1850年起意識的無意識的獻身於理論的研究。但是，六十年代的初葉工人運動重新興起的時節，馬克思，恩格斯又獻全力於實際的行動上了。至於講到國際工人組合，他的創立是在一八六四年，並且很快的就震嚇全歐洲的資產階級了。

膺受了資產階級德漢可拉西的，黃色的，警察的觀點，懷疑一切無產階級的運動，視第一國際為叛徒的特殊的組合，他的目的將是構成騷動與擾亂。實際上，第一國際完全公開的置定了自己以下的任務：結合一切的無產階級到共同的行動，但是要離開資產階級的思想與政策的“獨立”的行動，以剝奪資產階級並且無產階級從統治者手裏

奪得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政權爲目的。在這種過程上最主要的最斷然的一點就是奪取政權，但是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最終目的；“一切的政治運動只是一種方法應當附屬於經濟爭鬥的。”

馬克思承認發展無產階級力量最好的方法是組織。

馬克思在給第一國際的信上寫道：“在無產階級的行伍裏存在着一個勝利的因子就是“羣衆”。但是羣衆只有在組織起來，並且走向一定的目的時，他才能夠形成偉大的作用。”

沒有目的就沒有組織。只有共同一般的目的能夠結合單個的個人到同一的組織中。反之，目的的分歧同樣的要破裂組織上的統一。

正是因爲組織對無產階級的偉大的意義，由組織所置定的目的也是這樣重要。此種目的是有偉大的實際的意義。最空虛（不實際）的莫過於某種運動的真實的政治觀點全有，而目的全無。

莫非還有那些組織是空的，而無組織的運動全有的麼？

在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即已指明無產階級的一定的目的了。但是他們只是增加派別，引起無產階級羣衆的分裂，因為每一個社會主義者的主要作用是給以他所研究到的某種社會問題的特殊的決定。因此，多少種的決定將生出多少種的派別來。

馬克思不曾有過任何的特殊的決定。他從來不同意於那肯定的說話，以及詳條的敘述解放無產階級的方法。在國際的組織上馬克思只置定了一種每個無產者都能領受的一般的目標——自己階級的經濟解放；並且他所指示出要達到此種目的的方法是喚醒每個無產者的階級的天性來作經濟的，政治的階級爭鬥。

馬克思尤其是努力的在國際的隊伍中宣傳職工會的組織形式。他以為職工組合的組織形式

是最能夠長時期結合廣大羣衆的。他在這種組織裏邊看到了工人黨的幹部。

他在發展職工組合的工作上，費了不少的力氣，並且爲了充實他們階級爭鬥的精神，發展他們的階級意識，以造成剝奪資產階級，解放無產階級之可能。

在這方面他進行了與反對者的爭鬥，這些反對者正是那些最先進的工人，烏託邦社會主義者的黨羽們，他們輕蔑職工組合，因爲他們沒有接觸過真正的雇用勞動制度。他們以爲職工組合的組織是離開了正確的道路，並且承認只有那些直接取消了雇用勞動制——如生產的合作社等組織，才是必要的。雖然有這些的爭鬥，在六十年代的後半葉歐洲大陸上還開始了職工組合的有力發展，而這些現象正解釋了第一國際的行動以及馬克思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但是馬克思不以職工組合爲終極目的，只是

達到目的——反對資本制度的階級爭鬥——的方法。

那些努力於從職工組合中抹去此種目的的職工運動的領袖們遇到馬克思這樣的有力的敵人。例如，當英國職工組合的指導者同自由派的人們送秋波的時節，馬克思同他們進行過很大的爭鬥。

在一般的上，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關係是自卑的，忍耐的，而對於那些佔在無產階級領袖地位者則是取嚴格的態度。尤其是對於那些無產階級的理論家。

馬克思準備讓一切以參加階級爭鬥爲目的的工人都加入無產階級的組織，——無論他是什麼另外的觀點，不同的理論或者他不信任某種推論，無論他是無神論者還是馴良的基督徒，蒲魯東主義者還是白蘭克主義者，維特林的還是拉塞爾的後繼者，無論他是否了解價值的勞動理論或者

是認為這種理論為完全無用的東西。

顯然的，工人的有階級意識與無階級意識馬克思看來當然也是不一樣的。

他以為最主要的任務是在這些工人羣衆間宣傳，因此，如果拒絕這些只是因為他不能分析理論問題的工人加入組織，他認為這是絕大的錯誤。馬克思相信階級矛盾的力量以及階級爭鬥的邏輯必然的，要促使每一個無產者到正確的路上去，只要他所加入的是真正無產階級爭鬥的組織。

對於那些帶有一種阻礙階級爭鬥的力量與同一的觀點來教育無產階級的人，他是完全取另外的一種態度。他承認對於這些份子是不能有任何忍耐的。在這種情形下他是要嚴格地批評他們這些不好的企圖；只要他們不是空費力氣，只要他們能收到相當的結果，那末他們的行動就是很危險的。

因此，馬克思成了衆矢之的，不只是視他為自

已最危險敵人的資產階級憤恨他，而所有的那些派別，預言者，空談家以及其他屬於社會主義營壘中的份子，當馬克思愈有力的批評他們的時節，則他們愈要憤恨，反對他的“刻薄”，“威權”，“霸王”，“探求的精神”等等。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既得了馬克思的觀點，同時又接受了他的“刻薄”，並且我們還可以以此自驕。只有那些感覺自己心虛的人，才抱怨純粹文字批評的嚴格。其實世界上最受批評，而對他批評得最無情的恐怕還是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但是頂至現在還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抱怨自己反對者批評的刻薄。我們對於這點上特別信任自己觀點的正確。

但是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的，是那些時常散佈在工人羣衆間的反對馬克思主義與其批評者間的文字上的攻擊的不平之鳴。在此種不平之下隱藏着很顯然的需要——需要階級爭鬥

的統一，需要全無產階級結合在廣大的羣衆組織之下，懼怕分裂，分裂會削弱無產階級。

工人很明瞭的知道，他們在自己的統一中能擴張到最大的力量，他們估量‘統一’比理論的表彰還高，因此，如果有釀成分裂之患的時節，他們寧願拒絕討論。他們是正確的，因為追求理論的明顯要促成直接相反的結果，致使不能增強無產階級的階級爭鬥，反而使他削弱。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是因爲理論上的分歧而破裂無產階級的組織，這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已經不是在階級爭鬥的馬克思學說的精神上行動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實際運動的每一步最重要的是普通政綱。

馬克思主義者在每個無產階級的組織中應持的態度，馬克思把恩格思在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者一章上已解釋了他們的觀點。

註：當時所稱的共產主義者就是現在的馬克思主

義者)

那邊寫道：

“共產主義者對於一般的無產階級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共產主義者并不是要組成任何的特殊的黨以反對其他的工人的黨。

他們的利益是沒有不適合於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的。

他們不能夠置定任何的特殊的原則，以遵照此原則創造無產階級運動。

“共產主義者之異於其他的工人的黨只有在這兩方面：一，在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中他們是提出並且保護一般的，不依附於民族的全無產階級的利益；二，在發展的各個階級上，經過他來進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爭鬥，他們永遠是保護整個運動的利益的。”

因此，共產主義者在實際上是最堅決的，永遠

是佔在全世界工人黨最前面的一部份，而在理論的關係上在其餘的無產階級羣衆面前他們有一種優勢，就是認識工人運動的環境，過程，及一般的趨勢。

共產主義者最近的目標和其他工人黨一樣：組織工人階級，傾覆資產階級的統治，無產階級奪得政權。

共產主義者理論的立場無論如何不能建築在像全世界改良派所發明所創立的觀念與原則之上。他們只是現存的階級爭鬥的現代關係的一般的表現，此種階級爭鬥的完成在我們看來就是歷史運動。✓

從他們寫以上的話起到現在，六十年間各方面已有很大的變動，並且上面的幾點有的現在已經不能夠機械的應用了。在一八四八年的時節，還沒有帶有廣大社會主義政綱的偉大的工人的黨的存在，而當時與馬克思主義並存的，還有其他更

普遍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現在呢，戰鬥的無產階級的隊伍，結合在羣衆的黨內者只有一種理論：馬克思主義。是的，並不是每個工人黨的黨員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並且他們更少有是訓練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那些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一般的是不承認任何的理論。他們或者是否認任何理論以及任何政綱的必要，或則將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的因子與馬克思主義的部份攪合，而創造一適應於全局適應於一切的社會主義。此種社會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有些長處就是使每一個人都能按自己的觀察而削除其對於某時期不適應之點，並且因爲此種的成功，而使他永遠得到順利。當然，他比那繼承的馬克思主義要更實際些，可是他完全跳入理論比一切都重要的地位上去了。他對於通俗煽動的普通目的還可以適用，但是當在新的並且意外的實際現象之下，必要決定趨向的時節，他

就完全無力了。正是因為他的彈性與柔軟性，所以他不能夠創造個堅固的，能以敵抗住大的風浪的力。他並且也不能夠成為能指示道路的航綫，因為他本身就是隨着他的代表者的主觀的傾向而變動的。

現在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在與其他的社會主義觀點爭鬥中以求在無產階級羣衆中打通自己的道路了。他的批評者也不是與他對立的另外的理論，只不過是在一般的理論的必要上或者是其繼承的理論上表示懷疑而已。在工人運動中，並沒有反對他的新的理論只是些關於“正統派”“教條式”等等的空口號而已。

但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需要在工人運動中組織特別的馬克思派別以區別於其他戰鬥的無產階級的企圖。我們是志在以“馬克思”來結合一切的無產階級到統一的戰鬥的機體。在這種機體之中，我們置定自己的目的，以表現我們是

最堅決的，永遠佔在前面的一部份，我們對羣衆的優勢就是認識工人運動的環境，過程及趨勢。“這就是說：我們用全力以在實際行動方面與理論認識方面發展到在現代條件下所可能的最大限度”只有這樣利用我們批評的威權（這種威權是由馬克思理論威權而取得的），我們希望在無產階級黨的一般的機體中佔得特殊的地位，而在那還沒有接收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將更要在他的觀念上加一種理論因子的力的牽引。

馬克思主義者爲了純粹理論的分歧而引起分裂，這是有害的。“各處所造成的分裂，其原因永遠不是因爲理論的分歧，而是由於實際的戰略或組織問題的意見不同”；理論只是解放的執御者，一切的罪惡都由他來消滅。例如我們試看，在一部份法國社會主義者反對馬克思的“刻薄”的爭鬥中，我們只看到是一部份文人與國會議員反對無產階級紀律的爭鬥，他們以爲紀律是卑賤的。他

們要求紀律只是爲了廣大的羣衆，而不是爲了這些出色的人物——如他們自己。 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很早就是無產階級紀律的擁護者，在這種關係上，他們是他們先師的寶貴的門徒。

馬克思不只是給我們指明了以怎樣的方法無產階級很快的可以達到自己偉大的目的，並且在實際上他永遠是佔在運動前面。他在第一國際的行動，就可以是我們一切實際行動的模範。

我們不只是應當以思想家的眼光而敬仰或研究馬克思。他的個人生活與行動對於我們的教訓較之他的理論的建設是同樣重要的。馬克思的個人行動對於我們有絕大的益處，這不只是因爲他的學識，他的非凡的天才，並且因爲他的毅力，不倦的精力，再結合以偉大的心情，觀念的信仰以及其不動搖的堅決性。

如果誰要估量馬克思的毅力的時節，他應當認識一八四九年二月九日在克尼的他的行動，當

時，在答覆那對於號召武裝暴動者判罪的時節；他證明有新的革命的必要。關於他的慈善以及對於其他人的掛念，在他對於同志的關係上可以充分的證明。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滅亡之後，他感傷驚懼的不得了，因他掛念別人比擔心他自己還要利害。總之，他的全生命，是值得我們整個研究的，只有那些賦有特殊的精力，特殊的意志力的人，才能夠同他對立。從他在“萊因報”作工作時起，他就被各國的驅逐。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很快的得到勝利。可是在革命失敗之後，他就處在最貧困的物質條件之下了。在被驅逐中他的政治生活也不能再給他安慰：他的許多朋友都長年的埋葬在普魯士的監獄中，許多的共產主義者對他們取敵對的形式，而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與他絕交。最後，一線光明的出現就是第一國際的成立，可是經過不多幾年，隨巴黎公社的滅亡，第一國際也就破產，重歸於消滅。

是的，第一國際很鮮豔的執行了他的任務；因為他，各國的工人運動採取了更獨立的性質。國際工人運動愈益發展，則愈益急切的需要一更敏捷的組織形式，以使各個國家的組織達到更大的行動的自由。正是在感覺到這種特別必要的時節，英國職工運動的領袖趨向與自由派聯盟，打算將自己階級爭鬥的束縛棄掉，而羅馬等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巴枯甯的影響之下反對工人參加政治。這些現象使着第一國際的最高委員會在組織聯盟正是必要的時節，謹慎的執行了他中央全權的任務。這些矛盾將這偉大的船破壞了，船的舵是掌在馬克思手裏。

這使他到一種最苦惱的狀態。是的，當時又開始了德國社會主義黨的鮮豔的高漲，並且俄國革命也在發展。但是社會主義者的命運，很快的也使這些鮮豔的高漲到了完結，俄國恐怖主義在一八八一年達到最高點，此後也就流向消沈了。

如此，馬克思的一切政治行動就是在不斷的失敗與悲傷的連環中。他的科學的行動當時沒有完成了較好的結果。在他的“資本論”上所敘述的那樣大的希望，仍舊未能顯露出來，即便對於自己黨內的羣衆間也沒有任何的影響。在一八七七年（距他死已經不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了科學雜誌，在他的路線上我們還空空的置定下要探尋馬克思主義觀念的遺跡，當時已經不再講承認了。

馬克思的死正是在那狂暴的悲慘的時代開始散佈，培養果實的時節。他的死只是在新的工人運動的初曉。工人運動也流遍全歐洲，馬克思的精神愈要深入的時節，則他的基本觀點愈爲羣衆所領受。隨後繼以無產階級不斷的勝利的高漲，現在已完全與單個的馬克思（很少有人瞭解他的）時代不同了，但是許多可恨的思想家也起來作反對他們全世界的敵人的爭鬥，在無產階級的羣衆

間，宣傳他們的觀念。

這種情形很能夠使人灰心，而喪去一切對人類的希望；但是對於馬克思這一切却不能滅殺他半點驕慢的信仰與莊嚴的鎮靜。他是佔在自己時代的最前面，看清了他的時代的遠景，他已經很清晰的分析了這有望(有定)的大地，因此他並不懷疑他當代的廣大的羣衆。在自己莊嚴的科學系統上，在自己深奧的理論中，他叙明了自己性質的一切力量，他的堅決與確信就建基於這一切之上，這一切保障了他，使他離開了動搖與消極之念，因為這一切，使他不知道從熱望中轉到失望的悲哀。

從這些來源上也應當敘明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力量了。現在我們也能夠確信，在未來的艱苦與最大的爭鬥中，我們將要佔在最前線，並且要奮發出我們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的精力與氣力來。只有那時節我們才能夠很快的達到我們的

目的。由馬克思在三十年前所發揚的解放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旗幟，在肉搏與苦戰的隊伍中，使我們的精神永不能困懈，永不能低落——這個旗幟的凱旋是建設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中所訓練出來的堅強的戰鬥員之上。

附錄 馬克思對科學上的貢獻

要想簡單的，通俗的述明馬克思在科學上的貢獻，這的確是件困難工作。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是最有力的社會革命與科學革命的成熟之果，同時他本身又是使新世紀授胎與革命化的，千百種子，我們要以很簡短的語句來解釋這樣繁雜的理論了。

是的，爲其這件工作是這樣困難，更要引起我們完成它的企圖。正是因爲馬克思主義觀點這樣的深奧與實際化，所以儘管人人都來講它，而完全了解它的還是很少。我們的反對者總愛講馬克思主義是幾種公式的綜合，這些公式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變的教條，就和天主教徒信仰他們的寺院教條一樣。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實質絕不能與任何死板教條的宇宙觀相比擬。馬克思認爲宇宙的實質是在運動。只有那些限於眼界的人才認爲物質是在靜止的狀態中，因爲眼見的都是靜止的。一切都在運動中，雖然這種運動有時節不能看到。或者也可以說馬克思認爲革命是“物質本身”。但是運動是矛盾的平衡與鬥爭。矛盾的接觸造成運動。運動的本身又產生了新的矛盾，這種矛盾又引起了新的運動。此種矛盾的鬥爭運動是固定的，到處通行的。

馬克思站在這種觀點上來研究社會生產，達

到了最高遠最深奧的地步。在這件工作上他得到了一種特別的幫助，就是找到了恩格斯為他的朋友與共同創作者，恩格斯的創造與馬克思的行動是很密切的交互連係着的，在他們共同的宇宙觀中已經是難以劃分與決定他們每個人的部份了。但是爲了簡短起見，下面只講到馬克思一個人，這是在此地我們要說明的。

唯物的歷史觀與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源流。如果只是站在靜止的物質的狀態中，——這種的觀察是常有的——是不能夠了解這種理論的，馬克思在這些理論上是說明了人類共同活動的關係與運動的。

例如我們拿資本來看。在馬克思以前人們都承認資本是一種物質，生產工具等。因爲生產工具對於人類永遠是必要的，因此，就很好證明資本也是必要的，固定的。但是馬克思却在這種物質中間看到了人類合作的社會關係，資本家與僱

用工人間的社會關係，並且由此創造了剩餘價值
或簡言之，利潤。因此，所謂資本就是某種物質，
它能夠使資產階級從未付完的勞動價值中得到利
潤。此種物質不停止的在變動，因此，同樣的資
本先能夠採取各種最不同的形式，同時，一樣的物
質在某一次它可以是資本，而在別一次它就不是
資本。

例如，同樣的貨幣若是在資本家的手裏而拿來付工資的時候就是資本。若是跑到工人手裏，工人拿它來買麵包吃的時候，這種貨幣就不再是資本了。麵包店如果將它投在自己的營業上，那末這種貨幣又可以轉為資本了。但是如果麵包店的老板拿它來給他的妻子買帽子的時候，這已經又不是資本式的作用了。

兩個蒸汽機，都是從一個機器工廠中買來，如果其中的一個是拿來用作資本主義式的工廠的生產的時節，這一個就是資本；如果別一個是拿來

用爲某個學校的通空氣用的時節，這就不是資本了。第一個機器可以使他的主人得到利益，後者就不是了。

因此，絕對沒有這種他本身就是資本的物質與生產工具。只有特殊性質的工作，在這種工作的完成中能使資產階級得到利益，這樣它們才能成爲資本。

研究唯物的歷史觀也是要以這種觀點。其命名之本身即已顯然，此處的問題是研究歷史運動的規律：他（唯物的歷史觀）——攻擊那些對於他們虛偽的瞭解——并不努力於解釋人類生活的一切的表現，他只在研究在某種時期所發現而在別個時期所沒有的特殊狀態。在另一方面，他并不解釋人和人之間彼此不同的特性，他只在研究在某一時期，某一地域個體間綜合的特性。

此種特殊的社會表現反映出某種的規律性。在相等的社會狀態之下他們是要反覆重演的。

因此這些是不能夠以單個個人的偶然的影響來敘述清楚的；而那些能夠活動於該時代前，該時代後的物質與特性也不能視為這些現象的起源，例如氣候，田地的特性，民族特性等等。馬克思在經濟關係特性中，找到了這種每個歷史時期特性的來源。

人類社會是一種組織，這種組織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生產。人不能夠單獨的生存。要想得到自己的必需品，他應當同其他的人結合。但是他同其他人結合的行動方法並不依賴於他的生產，而是依賴於各種條件，不只是技術的狀態，並且還有氣候，田地性質等等。因此後者（氣候，田地等）的條件在歷史上也形成過作用，不過他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影響生產方法而已。所以，雖然他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活動不是永久一樣的。例如，希臘的地理特性，因為有許多的內海港灣及海島形式，所以在某種條件之下對於商業是很有利

的，並且這種條件當時很有利的幫助希臘的發展。但是當大的航業還未發明的時節，這些因子是不能夠有什麼幫助的。在另一方面，當航業的發展已經達到更遠而沿岸航行已經表現落後的時節，他也就失掉他的意義了。

現代人類合作的方法及其關係，這是一定的現象，人是不能夠按着他個人的意志來變更它的。但是這種合作的方法是隨着勞働分工的程度而愈複雜化的；並且還造出了特殊的職業，而這種職業按其對於社會之力及意義上看來是彼此不同的。由此而易於造成管理階級與被管理階級間的對立。共同的活動變成了彼此的鬥爭。每一個特殊時代所通行的特殊方法，都能反影響到該時代人類的思想與情感，創立出其異於別個時代的特徵，決定這個時代的政治，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的特色。

歷史的唯物論的簡短的解释就是這樣。這

較之普通一般人的了解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另外還有一種解釋，就是將唯物論認為是一種學說——認為物質利益管理世界的一種學說，同時在所謂物質利益中還參加到個人的利益。

如果唯物的歷史觀真正得到這種推論，那末他的反對者的意見就完全正確了。所以這種的認識是無益的，錯誤的，這只是簡單的十八世紀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的再述，他們認為利己主義是人類行為唯一的基本動力。實際上歷史的唯物論在這一點上是啓蒙時代唯物論的反對者。後者是由個人，私自利益出發；前者是由社會，由人類合作上出發，如果人類沒有這種限制個人增加社會利益的天性，這種人類合作或社會是不能夠存在的。在馬克思以前的人們已很瞭然，決定人類的行為的不只是利己主義，並且還有此種所謂社會的或利他的天性。達爾文以人類生存競爭的社會性解釋了這種天性的起源。但是資產

階級的科學不能將達爾文主義更發展下去。他們的觀點只是限於說“人不復是羣集動物”，“由羣集生存變成社會生存”，就是說，他們是佔在由人類共同牧場，共同為牧場而爭鬥變到共同生產的觀點上了。只有馬克思才給我們指明了由社會發展以解釋利他本能之發展的方法。隨勞働分工與階級分化的增長創造了許多的社會集團，每個集團都發展其集體利益的特殊形態，反對個人的利益。造成了家庭的利益，血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階級的利益等等。而在歷史的發展上最主要的一個就是階級的利益。

但是此種階級利益似乎就是利己主義，由此更可以了解那些認為利己主義為一切人類行為的唯一動力的人們怎樣有這種關於唯物的歷史觀的曲解觀念了。恰恰相反，階級利益的實質就是社會利益；前進階級他們時常要求單個個人的偉大犧牲，對於這種犧牲某一時代當時絕對沒有一般

的利益的，因此他的成功是爲了很遠的將來的真理。所以，被壓迫階級，前進階級的階級鬥爭便成了偉大的倫理力量。

此處我們更可以看到那些攻擊歷史的唯物論者的錯誤，他們以爲歷史的唯物論是絞纏人類歷史現象的各種形態於一種狹隘的範圍之內。其實馬克思主義不但不會把它變狹隘，他更豐富了倫理學與心理學；在馬克思以前倫理學與心理學只是說明人應當怎樣生存，怎樣作一個抽象的常態的人；然而歷史的唯物論他不只是研究了，發明了並且還解釋了各種社會階段各個階級中人類倫理與心理的各種不同的形態。

並且歷史的唯物論所視爲一切歷史變動之基礎的經濟因子，也不像我們現在那些所急欲要批評他的那樣簡單。只要他很慎重的研究問題，他就可以在人類合作的形式以及這各種形式的互動中找到許多的形式，唯物的歷史家只是在整理這

些豐富的，各種形色的龐雜基礎，他應當在這些基礎之上創立他的說明。

關於歷史的唯物論所講的這些都是與價值論緊相聯繫的。勞動是價值的度量，在這個簡單的公式上對價值論的認識是不甚瞭然的，但是在更深刻的研究時可用這一公式為出發點，去在複雜紛亂的現象中，洞察各種不同的聯繫。

價值規律這是建立在商品買賣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流動的規律。

最先，使用物的生產是爲了直接使用。這種情形在現在的農民家庭中也常有。農民爲了自己經濟而生產。但是一般講來，現代的人是以買賣的手續而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整個的經濟生活是由買賣來決定的地方，那裏就易於看出這種過程並不是帶有偶然性，而是由於能夠影響商品價格的某種規律來調劑的。那些要求解釋商品生產結構的人的任務。就是在

決定這種商品價值的規律。因為買賣是現代整個經濟的主要現象，所以，創立價值規律是研究一切這種經濟的基礎。

在最初，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在研究價值規律的時候是由商人的觀點出發，買賣是經濟的整個過程，是終也是始，他們敘述的焦點就在此地。佔在這種觀點來研究的人們以為價值的調劑者是在搖動價格的供，求之上。但是供，求只能夠解釋某一種商品價格的暫時搖擺，而不能夠解釋各種商品價值之永久的區別。

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古典派的經濟學者在分析價值的時節已佔在比較高明的觀點之上；他們最大的代表是李嘉圖。他們已經不是由商人的觀點出發，而是由生產的資產階級觀點出發了。他們在研究中，已經不只限於一個交換過程了，他們還要研究生產過程，於此他們找到某種商品價值的度量是在生產該商品時所消耗之勞働之

上。

這種觀點比之供求論當然進步多了。但是這種解釋還只是一方面的，在馬克思還未佔在更優越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切問題時，結果他們還是要陷於不可解決的矛盾之中。在解釋經濟現象時馬克思的前輩們常以單個的個人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因此他們總愛拿魯賓遜以解釋他們的學說。但是馬克思却看到經濟的實質是在人類共同的合作之中；所以他是以社會的經濟來解釋單個個人的行爲，而不是以單個個人的行爲來解釋社會經濟。但是，以社會的觀點看來，經濟生活絕不是如商人的觀點所想像的那樣只是簡單的交換，同時，他也絕不是如工業家以自己的觀點所想像的只是簡單的生產。他是在不停的生產之中，永久的返轉的生產之中。以社會的觀點看來，生產結構不只是建築在使每個生產品能找到買主，並且還應當使未來的生產過程能夠繼續下去。

然而，某個社會所供給的勞動力的數量是有限定的，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不能過量的增長的。要使保障社會生產過程的繼續，需要將現有的勞動力在現有的生產部門中有個適當形式的分配。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工具是歸社會公共所有，生產是直接爲了人民的需要，勞動力是有計劃的分配於各生產部門之中。在商品生產的統治之下，社會生產是採取企業家獨立生產的形式，企業者爲了預約或市場而活動，以競爭的方法而實現的價值規律，促使每個商品的形態只能夠消耗到社會的必需勞動量。如果某種商品消耗超過於社會勞動之必需量的時節，則此種商品在市場供給上將不能與需求量同比例而增加起來，商品的價值將跌落下去，引起生產範圍的縮小，也就是說消耗在此種商品的勞動也減少。如果某種商品的勞動消耗少於社會必需量的時節，則將有相反的情形發生。

很顯然的，價值規律只是社會生產極不完滿的調劑者。這種規律能夠行動，只有在秩序的社會生產創立並且往下發展之後。當然，他還不能完滿的保障生產，以脫離一切破壞的現象。此種調劑愈要成爲生產的唯一的調劑者，以前的建築在有計劃的勞動分工愈要消滅，而爲賣的生產愈要成爲生產方法之唯一的形式的時節，則此種調劑的不完滿性在經濟恐慌中愈表現得明顯。但是最奇怪的是有些人總願意將此價值規律的不完滿性不視爲現存制度的缺點，而認爲是研究者的錯誤。

很顯然的，以社會的觀點來觀察經濟結構，總比以單個工業家或商人的觀點來研究它要更深進一層。在我們現代只有那些佔在馬克思的觀點之上的人才能夠在經濟科學中發現更廣大的領域。雖然如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還不肯這樣作。不但如此，即便古典派經濟學所已達到之

成績，資產階級還想將它降低下去。現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主要的可分為兩派；1. 歷史學派，這一派一般的是認為一切的價值論是多餘的無用的；2. 功利主義派，這一派也不是從社會生產過程出發而是從單個個人的簡單的交換出發。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之否認馬克思在經濟生活之社會理論的發現，就猶之於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之否認他們的歷史理論。顯然的，經濟學者與歷史家都不能夠完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的。部份的歷史家與經濟學者在某種的問題上不得不反對自己的意志，因為事實很明顯的暴露出來，使他也不能不作與馬克思同樣的結論。在最近的十年來，資產階級的學者跑到馬克思的觀念與觀念形態的影響之下者愈多了。但是這種情形的發生是無聯系無方法的，並且是在不停止的對馬克思怨恨的源流中表映出來的。

只要注意的看一下馬克思理論的性質及其理

論創立的時代，此種情形即很可瞭然。馬克思理論的降生是在這樣一個時期，當時無產階級已經開始蠢蠢欲動，即資產階級自己也已感覺到自己優越地位之不見得永遠可靠了。因此而產生了此種宣佈一切是在永久變動，現存一切都無堅固性的宇宙觀；因此而產生了此種宣佈階級爭鬥為歷史的必然性並且全歷史過程都是階級爭鬥的歷史論；因此而產生了此種建基在更深刻的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說：由勞動價值而推論出剩餘價值規律（簡言之即利潤），指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必然性，而此兩個階級的爭鬥將至於顛覆資本主義。

但是這還不夠，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只是創定了此種學說，並且由此學說而得到了效果。只因爲有了他們研究的基礎，才能夠得到科學的確言；無產階級現在是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動力，提高社會的任務是擔負在無產階級的肩上，此所以他

們馬克思主義者轉向戰鬥的無產階級，參加他們的隊伍，在這種隊伍中作區別勝負的鬥爭，努力於組織訓練無產階級以提高無產者政治上，精神上，物質上的水平。

如果說他們因為職業上的關係而只能以長篇巨著來解釋自己的學說，並且只能夠供給資產階級青年的特權的教育，如果說他們將自己學說變為治者階級的神密科學，那末，智識份子的學者們將要將他們的理論奉為天神。而這對於馬克思與恩某斯將成為萬不容赦的罪惡了。

但是他們的學說不能永藏在有產階級的特權中，那末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應當從資產階級科學的聖殿中被驅逐出去。他們甚至還要盡可能的來阻礙兩氏學說影響的擴展；當這種企圖失敗時，資產階級科學自然就會要來閉塞住他前進的道路，把他拉回轉去。其結果只是更公開的更顯然的承認馬克思研究社會的方法的正確了。

但是，因為直到現在研究科學者還只是純粹資產階級的特權，所以馬克思學說還不能夠在科學上給以偉大的幫助，正如他在社會上能使他的學說從階級矛盾階級偏見中解放出來一樣。即便在社會主義運動的範圍內，還只是那些賦有科學知識的份子能夠完滿的系統的應用並發展馬克思的歷史觀，使它完全與資產階級學說絕緣。

以馬克思學說的科學價值，而資產階級的學者竟拒絕研究，這種情形更證明了馬克思的偉大的歷史意義。資產階級學者之拒絕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們恐懼在這個旗幟的周圍要組織起被壓迫的無產者，並引向他們到勝利的路上去。

這一種的恐懼是很有原因可解釋的。如果說馬克思學說因為階級矛盾的關係阻礙他在科學上的影響，但是他還滿可以能夠鞏固無產階級力量，俾他們的情緒統一與明顯，以預防其無用的試驗的浪費力量，積中其一切力量於最主要之點。

不是保留其純粹的歷史，而要將它充實以階級爭鬥的實際，它是未來的力量的真實組成部份，它展顯出一新的降生的社會。如果現在無產階級敬仰馬克思，那末同時他們就是敬仰自己由纖弱而至於強大有力，這種力量的強大要有力的顫動全世界，並且勝利的走向他最高的理想去。

1929, 10, 14, 晚



80750589

